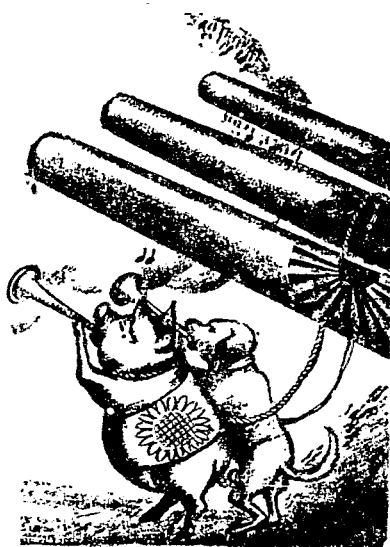


戰時小叢刊之六

漢奸現形記

冰瑩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複本

5-

MG
I25
149
3

戰時小叢刊之六

漢奸現形記

戰時出版社出版



3 2173 1026 1

目次

中國肅清漢奸	賈開基	一
漢奸在全中國活動着	毓君	四
前方的漢奸	冰瑩	八
北平魔影	胡釋君	一〇
北平的漢奸	夏子瑜	一二
津鬼現形記	成章	一五
寶山淪陷後之傀儡笑劇	仲某	一七
一個漢奸的工作	丁士	二二
漢奸詩人黃秋岳	鳳侶	二五
敵人的在華的間諜組織網	毓君	二七
日本的間諜	元生	三二
日本在華北的間諜工作	王聰	三四
日本在華之女間諜	毓君	三九
廣州的敵人間諜	乃昌	四〇

中國肅清漢奸

賈開基

中國現在正以最大憤怒，和在華間諜網鬥爭——這個組織周密，內容膨雜的間諜網，中國人指爲是日人過去幾年在中國樹立的。

爲日人工作的中國間諜，已經幾十幾十的在逮捕和處死了。其它許多正在審訊，尙有其它的，也在繼續偵察，中國反間諜的鬥爭，正和反對日本武力侵略的鬥爭一樣尖銳和激烈。

黃濬間諜機關的破獲

對於間諜所供洩露祕密於敵人的事件，以及中國反間諜組織活動的情形，中國官方絕不向外露佈。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得到的一點情報，雖然很少，但已可證明它的聳人聽聞，驚心動魄了。

上星期三，在南京槍斃了十八個人，他們的被捕、審訊和處死，可說是日本在中國所苦心經營的間諜機關，被肅清了一個。而這個間諜組織，比之去年正月在鄭州被中國官廳所破獲的，是更重要的。因爲該組織的頭腦，正是中國行政院的祕書黃濬；據說黃濬還不是普通祕書，而是機要祕書；他所接近的機要事件，當然於日本有絕大價值。

黃濬等爲日人服務的事實

據公報所指黃濬的罪狀是：爲某國人所收買（據本地人士說，這個日人是在外交界服務的，現

供職於美國，以所管祕密文件供敵使用，在某日人回國後，由其介紹另一日人黃濬與繼續同樣工作。黃濬的兒子亦同時處死，據說這個年紀廿六歲的青年，在他父親指使下，利用其所處地位（其處何種地位未公佈），將所得祕密供給日人。

另一人，據說曾以廣告公司經理的地位作掩護，從事間諜工作。深入軍隊的防區，軍事訓練機關和要塞地帶，爲日人偵察及拍照，還有一個是「新聞記者」，佩帶內政部已公佈遺失和作廢的徽章，進入要塞區域。

這次處死的，還有一個是南京一家飯店的茶房。其犯罪事實是，爲日人雇用歌女及女招待，以引誘更多的人作間諜，該機關中還有一個看相的，這次亦以出賣祖國罪被殺。

活動在中國陣地後方的漢奸

反間諜鬥爭在繼續進行着，而「抓漢奸」的工作，也在戰爭區域各處進行。「漢奸」是中國名辭，指一般爲日人工作的叛徒。此類漢奸，大半是無知的窮人，和有組織的間諜機關頗不一樣，他們所得的錢很少，普通每個月不過廿元到卅元，有時還有每月十六元的。他們的工作是，散佈在中國陣地的後方，探聽中國軍隊的陣地，集中地和砲兵陣地的位置，及探聽其它消息。

漢奸都是有他們自己的種種標記。或帶一種錢幣在袋裏，或在內衣上綴一節紅線，有的則以紋身來作標記。標記的方法，當有改變，常招到一羣新漢奸時，通常總是另定一種新標記。

漢奸也參加日軍的作戰工作。除了那些爲日軍雇用築防禦工事，有的則深入華軍陣地的後方，爲日軍飛機和大砲作轟擊標準的標記。據說日軍得在羅店登陸，全要感謝漢奸，因爲漢奸給他們指出一條小路，使他們能偷過華軍防線進到羅店鎮，這次漢奸所得的報酬，據說是日軍進駐羅店鎮時，答應他們有搶劫該鎮的「自由」。

軍事飛機場破獲間諜

在離開戰爭區域很遠的城市，也一樣有間諜活動，南昌，大同和其它地方，已經處決過間諜。××地方發現的一件間諜案，其祕密頗駭人聽聞。

一個相貌端正的青年，進到××軍事機關場的設計室作聽差，他很苦心學習，工作很有效力，並常常表示他要效法自修成功的人。每當航空測量員們繪製地圖時，他總是很有興趣地在旁邊看着，稱讚着測量員們的技術，並說希望在某一天他會成爲一個有學問的人。

某個下午，時已過辦公時間，某官長到室裏去取東西，發現那個聽差，正在那裏抄繪軍事機要地圖。那個官長也不聲張，祇偷偷地尾隨着，他看着他回到家去。

第二天，當這個聽差來室工作時，某官長便肖肖地去搜查他的屋子。在屋裏發現一張用隱形墨水寫的卡片，在床下發現一雙大後跟的漂亮鞋子。當把隱形墨水寫的卡片加以現形，把靴跟的螺旋弄開時，在卡片上發現有重要的情報，在中空的靴跟裏有重要的軍事地圖。該聽差被捕後，供出間諜

活動的情形及總機關的地點，這個大間諜組織始加破獲。

杭州大間諜案

最近在杭州破獲的大間諜案也頗驚人。被捕的還有某要人，其所領日人津貼爲每月一千五百元，該間諜機關的頭腦，是杭州一家飯館的主人，其破獲情形是這樣的，約一星期前，他叫一個小頭目（報酬爲每月卅元）到東南日報館去擲手榴彈，該處警察發覺時，並不立刻逮捕，祇偷偷地跟着他，直跟到他進旅館，這個間諜機關便被破獲了。搜出的一張發津貼單子，上面有許多人，而第一個就是某要人。

現在所有的人都處死了，據說要人則押送南京訊查。（譯自“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上海抗戰）

漢奸在全中國活動着

競 君

自華北戰事爆發以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間諜總機關東京總參謀部，即下令出動所有的各級間諜人員向全中國各地，嗾使着牠們的爪牙——漢奸——做搗亂或情報毒害等工作。茲將業已證實之各地事實，分別略述如下。

（一）北平——在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敵人就嗾使着大批的漢奸，向清華園，平大，東北大學，中

國，法商學院等文化機關縱火，又散發淆惑聽聞的傳單標語，暗殺純潔的愛國學生。

(二) 天津——敵人佔領平津，早在預謀之內。當六月中旬，敵之便衣隊漢奸羣，已在日租界的萬國公寓、北洋飯店、亞洲旅館等處，分設機關辦公；又招集大量的當地流氓惡棍，誘以金錢，施以訓練，總計得一千餘人；此外，在海光寺軍營內，並設有便衣隊（實際即漢奸隊）指揮總部，按名發槍及毒物，派遣各方面搗亂。

(三) 保定——長辛店方面最近捕獲之漢奸胡斌等五名，均處極刑（胡斌前充平漢路警兩年）；彼等活動的符號藏於褲襠中，且臂上刺花為標識。

(四) 鄭州——從本年一月鄭州特務機關破獲後，敵人對於豫陝的陰謀雖已整個的揭穿，可是牠們却毫不介意，仍然嗾使着大羣的漢奸到鄭繼續志賀（是鄭州特務機關長）未了的事項；這次，牠們竟大胆的把秘密機關設在某方一個公開的機關中，間諜人員及其爪牙，漢奸，均以「僑商」和「武官」的名義出入活動；在鄭汴道上匆匆地往返，在不為人注意的「要地」偷偷地攝影，在漢奸們煽惑成功的公務員家裏用種種詭計收買情報；同時，在豫北，又秘密組織一心道（即長毛道），該處鄉民被其誘惑者頗衆；安陽駐軍曾在東關及西鄉黃口村等處，破獲其偽機關，並捕會首馮天合、蘇信等十二名漢奸，搜出反動宣傳品甚多；據馮天合的口供：總壇在津日租界，豫北各縣現在會徒甚衆。此外，又有漢奸干少卿等多名，攜帶攝影機由津至豫，偷攝要塞地形，被許昌警捕獲槍決。又據美人

羅勃談：某國人與漢奸等往來豫陝內地者極多，彼等除偷攝地形並刺探軍情外，且負有勾結土匪暴動的使命，和謀炸黃河鐵橋的舉動，故近來股匪崔二旦、李墨林等，均有代表來鄭與某方接洽，鄭地原有之漢奸，亦正準備以武力擾亂地方，破壞交通。但我國當局已有嚴密處置辦法，故奸徒尚未敢有所舉動。

(五) 開封——駐在該處之七十八師近在商邱，捕獲收買失意軍人勾結匪徒之漢奸劉瀛橋等三名，當即槍決。

(六) 福州——敵人爲要刺探福州的軍事情形起見，特密令熟識內地情況的台民陳某鄭某負責，在漳州泉州一帶作間諜工作，該二人均爲智識份子，備熟當地土語，鮮有知其爲台人者。此外，在漳州城內，近發見行蹤可疑的測字算命者混跡各處，一天晚上，有龍中學生在太古橋作時事演講時，突有吳某於人叢中出而駁斥，並公然作反宣傳，當局即將吳某捕獲，搜出漢奸證件，旋即施以極刑。

(七) 汕頭——近有漢奸多名潛入潮梅，招集壯丁赴台訓練，詐稱招工往南洋，經香港乘艦運出，擬短期內募集漢奸一千名，分別遣派各地工作，大埔石雲區沐教鄉曾有黃某等六人被押騙抵汕，被當局發覺，即行捕獲執行槍決。

(八) 廣州——當局月前槍決之漢奸陳光據供係日方主使，擲手榴彈擾亂治安不諱。又駐潮某師部槍決漢奸蔣桂廷等四名，罪狀爲刺探軍情，圖擾治安。

(九) 蚌埠——皖北亳縣當局近捕獲漢奸偽中路司令王幹臣，西路司令蓋良臣，偽縣長王立堂，財政委員長王學孟，暨馬牟等二名，旗幟十面，各犯均供認受敵利用不諱。縣府已將王等解豫皖綏署正法。

(十) 嘉善——在該縣洪家灘地，拿獲漢奸四名，持有摺扇，上繪黃河流域地圖，身藏五分日幣各數十枚，當即解縣拘押，嚴究屬實槍決。

(十一) 松江——滬杭鐵路松江至石湖蕩第卅一號橋至卅四號兩大洋橋之間，近忽發現有工人裝束之漢奸人數十名，正在該處測量地形，引起路局委員注意，遂會同護路憲兵，上前盤詰，該漢奸等均驚惶萬狀，言詞支吾，乃加扣留，經松江司令部研訊結果，該漢奸四人均供認受日方利用不諱，并供出該項機關設於某處，每日派出大批漢奸工作，內有小孩五名，均屬江北籍，孩童每月由該處主持人每月給予安家費十四元。現已續獲二十餘名，證據鑿實，均處極刑。

(十二) 常熟——最近在城區及沿海一帶，發現喬裝買藥及偽服僧人之漢奸甚多，於二星期內，在白茆、支塘等地，先後拘獲多人，此外，近又續獲和尙裝束者三人，供名達意，能仁，妙定，係來常募化，但經解總局嚴訊之下，供認受日方利用，前來刺探軍事地理不諱，均施以極刑。

(十三) 蘇州——近一月來迭獲漢奸數十名，均已正法，內有西服少年蔡雲標，襯衫上有紅線標記，身藏一尺馬鬃兩根，且有蘇州地圖一幅，該少年正坐椅上反覆審視，在股下則有一自日本東京

寄來之信一扎。經人發覺，報警捕獲，嚴密檢查之後，又獲日記一冊，冊內記日本寄來每百元八十元不等之進款數目，復有拍發至日本國內之電報收據一張。

(十四) 上海——自平津發生戰後，各地漢奸，殊爲活躍，在京滬杭甬兩路沿線，亦迭有發現，其中且有大批白俄及十餘歲七八歲之男孩，受敵方僱用，參加破壞及測量等工作，據兩路當局聲稱，先後槍決之漢奸，已有二百餘人之多。最近，在滬杭線新橋站西分路又獲潛伏該處之白俄五人，並搜出地圖、望遠鏡、手槍子彈等物，經解送該處司法股審訊之下，均供認爲敵作間諜，月薪日幣二百元，當即槍決。在浦東方面，連日亦拘獲漢奸十餘名，即龍學榮、史華甫、楊金標、李瑞占、朱山久、周甫甯、史春勞、曹炳炎、樓子甫、吳才榮、沈留仁、張金坤、陸雲琪、陳友同、周小六、吳雲喜、楊阿洪，均經分別審訊槍決。此外，續又獲漢奸四名，即穆芳庭、孫永林、王吳氏、高李氏，供認受敵利用，散放毒藥，刺探軍情，亦經正法。

上述各地的漢奸活動，均經發覺拘獲而處決，但未曾發現之漢奸，不知尙有多少。我們爲自救計，爲抗敵計，應有肅清漢奸的必要，茲特擬具辦法數則，以供各界採納：(一)健全各團體組織。(二)清查大小公務人員。(三)實施連坐法。(四)非戰區各地加強保甲組織。(五)充實反間諜工作。(六)獎勵告發。(七)獎勵自首。(八)其他的有效方法。

(辛報)

前方的漢奸

冰瑩

說出來真有點令人難以相信，在前方的漢奸，真比後方的多十倍，要厲害百倍！

他們的種類很多，有大漢奸，小漢奸之別，大漢奸是有整個組織，整個有計劃地來破壞我軍進行的。小漢奸，不過在前線或者後方搗一搗亂，殺幾個徒手士兵，拿去請賞。（每殺一個我方的士兵或政治工作人員就可得伍元獎賞。）或者調查到了什麼地方駐有部隊，什麼地方是野戰病院，去報告敵軍來丟炸彈，他們的暗記號共有四種。（一）貼膏藥在身上。（二）藏火柴（不用盒裝，零星的火柴。）（三）藏紅布或紅紙在口袋裏。（四）放手槍。

這裏離戰區雖只有三十多里，但漢奸特別活動，如果不帶槍，簡直不能行走。他們最初參加工作的時候，每人一天伍元，不管他報告的消息重要不重要，總有現錢拿，等到三天四天過去了，如果工作沒有什麼特殊的成績表現，於是一手槍就結果了他。

在上海，羅店，嘉定這一帶的漢奸，多半是江北人。他們的工作是向敵人告密，例如我軍駐紮在什麼地方，某地做有防禦工事，新開來的部隊有多少等等。最厲害的，他們把毒藥夾在麵包，紙煙，大餅裏面送到前方去慰勞，如果吃了，馬上就中毒。其次就是假裝很貧苦可憐的老百姓，替你挑担，做事，夾在隊伍裏刺探軍情。

聽說九月二十一日敵機轟炸我陣地，是由漢奸用一面鏡子照反光惹出來的。如果是白天敵機來了，他就燒火，煙從屋頂上冒出，這就是他們的標記。表明這裏駐紮有部隊或傷兵，晚上就用手電照

出目標給敵人轟炸。

今天在我們房子的附近丟下了五個炸彈，敵機共來過十多次，一定又有漢奸去報告了，不然我們住在這小小的茅屋裏，他怎麼知道呢？

目前我們在前方的工作，是一面抗日，一面剿除漢奸。常常一捉就是七八個，真是多如過江之鯽，自然，這些甘心賣國，狼心狗肺的王八們，到了我們手裏，再也不要希望生還，一槍就結果了他的狗命。在後方的羣衆們，希望你們加緊消滅漢奸的工作，每一個羣衆都要認清漢奸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不首先消滅他，我們的民族革命就不能得着勝利！

（救亡日報）

北平魔影

胡釋君

使北平當局和戰不決的主力是張自忠，當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進宮」以後，委員長的眼，却拘束地僅僅度得八天，就被敵人一脚踢開了。接着，齊燮元，冷家驥，陳中孚，江朝宗，潘毓桂，張璧等輩，還想以不封自封的常委名義，維持政委會的殘骸，有意在利用此會總算曾經來承過中央的意旨，統算起來也許容易發生效力。其實，江朝宗有維持會，潘毓桂有警察局，他倆對此既不上勁，敵人也認為不夠「明朗」，勉強支持了十餘日，終於壽終正寢了。至于江朝宗這行將就木的老骨頭，平日在北平確曾有一些潛勢力，當這兵慌馬亂的當兒，幹下認賊作父的勾當，却被一般人唾棄了！整個的北平，政委

會是死了，維持會的主持者雖「老而不死」，想發號施令，却是半死的狀態；一切權力，便操縱在繳了械，而由做漢奸起家的潘毓桂所主持的警察局。

原來警察還不至于繳械，不料當敵人驅策他們去鎮壓游擊隊的時候，他們竟全部依附過去，這批人自找出路，便苦了留着的弄得手無寸鐵，一籌莫展。

然而，潘大局長自有其大來歷，部下雖則手無寸鐵，他所把持的機關，却仍舊隻手攪乾坤，無視半死的維持會，包辦了一切倒行逆施的權力。潘大局長曾任政委會政務處長，這來歷可夠不上稱「大」；原來此人未曾出世，曾轟轟烈烈地領導叛徒出沒於天津海光寺，祇因這種鬼混，煩惱了當日的朱委員長，他的大名傳到宋府，驚動了老太太，說他底媽曾乳過她，潘大局長也會在她家來往過。這一來，潘大局長便在外有憑藉，內得粵援的局面裏，平地一聲雷，成為冠蓋儼然的翼察要人了。當日的安排，原求息事寧人，表示有飯大家吃的態度，如今却落得引狼入室，造成作惡多端的虎俚！古城的淪陷，和潘大局長的時來運來，是具有必然的因果，初非偶然倖致的。

最近，敵人又組織了一個「宣撫處」，已先在城外進行登記戶口，搜查居民，這是顯示敵人控制此城的深進一步，同時，恐怕維持會，警察局的壽命，將因此不能穩如泰山，長此橫行下去了。

（國聞週報）

北平的漢奸

夏子瑜

自從廿九軍退出了平津以後，一切漢奸遺老就袍笏登場了。於是，比較自愛的新聞紙都停刊了，而漢奸報就替代了他們。自然，他們還得利用幾張已往銷出了的舊報的名稱，想維持固有的銷路，但是，這明明是徒勞。最近，我從幾個地方看到一些北平出版的報紙，他們除了替日本軍人捧場外，就是對我們的國民政府辱罵了。他們認為最有力的口號，就是「北平是北平人的北平。」他們極力說明北平在軍閥時代的「繁榮」，而把國府遷都南京，說是國府不顧北平民衆的生活。以這種「混話」來欺騙北平的老百姓，顯然地他們自己也知道無效的。所以他們又大聲疾呼的說，要開始「建設」了。

他們對於戰事消息，是一律採用同盟社的電訊；而對於國軍，竟一律稱之爲「雷軍」，其意不外想說明這次抗戰，只是南京的國民政府，而和他們這批「漢奸」們無關。

當然，這完全是出於日本華北駐屯軍的宣傳部的「宣傳大綱」的，我們自然沒有一看的價值。而八月二十九日的北平的「進報」上有一篇「今天的話」，却是實實足足的說明了現在「維持」北平的是那一些東西，現在來抄一段原文看看：

『……河北名流顯宦，陳宦「前四川督軍」，蔣雁行「前綏遠都統」，申振林「前左翼總兵」，

賈賓卿「前參謀次長」，陸錦「前陸軍部次長」，陸宗輿「前駐日公使」，潘矩楹「前將軍府將軍」，安迪生「前北平商會會長」，岳開先「前河南督軍」，吳毓麟「前農商部總長」，馬龍潭「前熱河省慈善會會長」，武宣亭「前河北省議員」，達壽「蒙藏院院長」，傅增祥「前總統府祕書」，李家駒「前學部侍郎北京大學總辦」，吳廷燮「前清侍郎」，這些位大老先生都是北洋派曹段馮的老部下，的是華北有名的大人物，已往的成績，人人都知道，他們都肯出來整理華北，足見我們華北要恢復舊觀，人民要享幸福了。

『是的，是的，這些多半是曹段的老部下，也都是反對民國的，再加上江宇老，許蘭洲，吳大帥，北洋派或者許有大整旗鼓的那一天。』

『盼着能成事實，我輩小卒也可以粘點光，弄碗飽飯吃。』

在這一篇東西中，除了替我們開出一批漢奸的名單外，還有就是他們這些小漢奸的無恥的自白了。你看：『盼着能成事實，我輩小卒也可以粘點光，弄碗飽飯吃。』這幾句話真是最無恥的供辭。原來他們成心當漢奸，是爲了「弄碗飽飯吃」；而事實上，在目前他們還沒有「飽飯」可吃，不得不期望於將來。那末，北平城裏的漢奸們的現狀，也夠悽慘了！所以，這篇東西不但供出了他們的心跡，也供出了他們的現狀。

目前全面的抗戰是已經開始了，我軍除了在上海附近這一條戰線上，佔着壓倒敵人的優勢外，

在華北察北的國軍的所向無敵，南口附近國軍的堅守陣地，以及平漢津浦兩條主要戰線上的國軍的猛烈反攻，而且得到了非常的勝利，是有力的說明這漢奸世界的平津兩地，是不久就要重行光復的；換一句話，這種現狀淒慘的小漢奸們，能夠活動的時期也就不長了。

再看二十七日「進報」同一個標題的一篇東西中的話罷：

「……吳佩孚，江朝宗，許蘭洲，諸位名流也都很願出來幫忙，維持華北自治局面，不久我們華北與「滿洲國」聯為一氣，借重友邦的兵力財力，技術力，成一個自治政權，就可以享受安樂幸福了。

「是的，吳大帥是第一個反對國民政府的；江朝宗是曹大總統的盟兄弟，曾經解散過國會，是位不作黨國官的；許蘭洲將軍，是反對張作霖父子，素與友邦最親善的；況且這三位都是信佛的慈善家。『是的，是的，所以我說，我們北平要見青天了呢！

『那是自然，這三位是北洋派的老前輩，即是華北的領袖，他們一出來，華北的大勢，自然就有個結束了。

『哈哈，我們盼着他們三位一齊努力，華北明朗化可就不遠了。我們小民也可以跟隨他們三位享幾年幸福……』

這裏，除了特別介紹這三個大漢奸外，可注意的一點就是：『我們小民也可以跟隨他們三位享幾年幸福』這一句，因為這裏的所謂「小民」，自然就是小漢奸的自稱。而他們對於「自己的時代」，

也只能希望「幾年。」其實，這「幾年」兩字，還不過是小漢奸們自慰之辭，他們是胸中雪亮的知道，「槐國衣冠，朝不保夕」的。

再說上邊開出的一張漢奸名單那一個不是有名的禍國殃民的東西。那末，在這裏介紹一下，一方面可以使我們知道北平現在是那幾位漢奸在活動，一方面使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是永遠聯合在一起的，我們得同時打倒他們！

（辛報）

津鬼現形記

成章

津市不幸淪為敵人後方者已近三月，實則塘沽協定以來，平津殆早成人囊中物，日軍在津塘豐台各地之經營，初不待盧案發作始露危機也。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九軍撤出津市後，繼以日機之肆意轟炸，致繁華都市頓呈死象。三月以來，雖不乏漢奸在暴敵授意下，粉飾點綴，但繁榮中心，顯已衰落，而百業蕭條，尤極淒涼。困居津市有識之士，鑒於戰局之必將持久而紛作準備，一般民衆則企足以待好消息，其熱情當與後方同胞無殊。至此間傀儡組織，幾等於行屍走肉機關，敵雖欲在此作政治活動，乃環顧衆漢奸走狗，實無一可以利用之資料。蓋才具名望均不足道，高凌霨齊燮元之流，以視鄭逆孝胥般逆汝耕，其相去直不可以道里計，日人已洞知此輩之不堪「借重」，惟高齊等則殊無此「自知之明」耳。

漢奸在平津組治安會曾一度擴大爲治安聯合會，旋於九月中旬鈕傳善又組輔治會。但兩個半月以來，漢奸等殊「不肖」，不能有所建樹，其原因各業凋敝，民不聊生，各偽機關經費均無着落。日人在軍事期間，殊無餘力，雖濫發紙幣（如朝鮮「冀東」等銀行是）終無濟於事。日軍深入內地，更須在津兌換法幣，俾在內地行使。職是之故，日人乃與漢奸謀劫奪河北省銀行。該行在宋哲元時代，曾發行鈔票逾六千萬元。倘被日人劫奪，河北人民所受損害且必益鉅。

日人與漢奸等在津謀奪我正當機關之財產，已非一次。津海關監督公署，曾被覬覦，卒以監督孫維棟之處置得方，未遭接收。現監督公署已奉令撤裁，僅餘監督一職留任，稅款則悉數存交匯豐銀行，似較安全。長蘆管理局原同可不遭接收，惟局長李翰華舉止失當，致將現款百餘萬元，悉被劫去。此外交通機關，郵政局在日人監視下，不得向南京解款，現只維持殘喘。北寧路局則早成漢奸根據地。電報電話兩局，因租界關係，得保全一部，但日人破壞電政之方，煞費心思，我有線電悉被劫盜使用，日人在津所設電局收發致東北各地電報，公然無忌。而電話則強據六局（河北一帶）爲根據，並擬在市區及日租界添設新機若干號，以與我交通部電話局對立。津電報局長王若僊，電話局長張子奇二氏，在環境萬分困難，強敵威脅利誘之下，艱苦撐持，其毅力有足多者。

漢奸籌劃劫奪財源，殆無所不用其極。井陘礦務局在津存煤約值六十餘萬元，中秋節前漢奸爲節關所逼，乃假日人名義將煤查扣。嗣該局邀得德人出首，與日人交涉，始免此厄。故迄今特三區井陘

礦務局辦事處門前仍高揚德國國徽也。又「維持會」曾向英法兩租界當局要求查抄中央屬各機關在租界銀行內存款，當遭嚴詞拒絕，而僞「電話局」派人至英法租界內向話戶收款時，亦遭工部局之驅逐。千方百計籌款，其財政窘狀可知。

敵軍率無鬥志，故每當新兵增援來津時，必有大批自縊投河者。西車站，北甯花園，南開等處發現甚多。至敵兵暴行，更層出不窮。本年八月日軍原可通過英法兩租界，旋以日兵每滋事毆打英法守軍，乃遭拒絕入境。住居市區各地之日軍，除強佔民房外，並隨意搶奪食物，致菜販果商，咸不敢出而買賣，姦淫之事，更時有所聞，紀律之糟，殆近世文明國家所絕無也。

津浦線戰事緊張時，敵軍傷兵屍體，完全由河路運津，在西河大紅橋附近焚燒成灰，運回本國。又當津市初陷時，幾乎每天可以聽到許多善意的謠言，不曰中央飛機已來津觀察，即曰中央軍已進至某處，其後謠言益多，可信者益少。直至十月十二日，我空軍真個來大沽轟炸，消息從多方面獲得證明後，百萬民衆兩月來由熱望漸感失望的心理，始重復燃燒起來。「寧作我機彈下灰燼，不願在強敵鐵蹄下偷生」，殆已成爲津人之普遍心理矣！

（國聞週報）

寶山淪陷後之傀儡笑劇

仲某

頃有在寶山，當了一個月餘漢奸頭目的楊某，自寶山逃出。楊某是江蘇省的×××人，向在吳淞

路，日人開設的某大百貨公司中任店頭腦之職。滬戰爆發之前二日，該公司的經理，便囑其速把家眷還歸。過了兩天，滬戰果然爆發了。當時楊某便要求辭職歸去，該公司經理不許，說的跟他跑，是不會沒有好處的。該公司的經理叫做木村，本來是一家布店老闆。二十年前，楊某的母親，便在他家當阿媽。楊某的母親死後，楊某便承他介紹，在一家藥房裏當出店。後來，木村任了該百貨公司的經理，瞧着楊某誠實可靠，便把他拉去當出店頭腦。所以楊某和木村的關係，可說是有着悠久歷史的。所以當時木村拉着楊某，不許他走，楊某便也不再堅持。

木村一方面，在該百貨公司中，任着經理，同時，在日本居留民會，以及上海日僑金融界中，也是具有着相當勢力的。所以戰事爆發之後，木村便允許着楊某，待等戰事有相當進展之後，將畀以一個差使。

日軍攻下寶山之後的第七日，木村便找到了楊某，說的已給他謀得了一個「寶山地方維持會警察局局长」之職，并命其即日前往履新。在那時，虹口與寶山的交通線，尚未打通，於是在公和祥碼頭，搭着海軍的交通船（小汽艇），取道小川沙登岸，即日前往寶山。

登陸之後，徒步而抵達寶山。進城一瞧，但見城內除近三十所民房，未被炸毀，或僅炸毀其一部分之外，其餘的，已成一片焦土了。其時，街道間，雖已難得見有一二個尸首，但是滿城的死人臭之烈，委實的令人有些兒難受。街上行人，除了來來往往的日軍，以及背纓黃布臂章的所謂公務員之外，（此輩

所謂公務員，均係漢奸）幾乎一個也找不到。

楊某，在街上，問了一位日軍，才找到了在一家豆腐店門口掛着「寶山地方維持會籌備處」招牌的所在，而投下了介紹信。那時，在這籌備處中，除一個日本浪人，任着主任之外，尚僅華人八人，其中的五個，是在當地找來的所謂「名人」。其他三人，也都是由上海派來的。過了約有一星期，又在地方上，找來了七人，上海也陸續派來了十七人。於是積極的籌備，而成立了這個「維持會」。楊某果然被任爲「警察局長」。那個幫助他辦公的所謂「副局長」，姓俞，是楊行人，據說，是向在寶山城內，一家南貨鋪中當伙計的。

「地方維持會」既經成立之後，原來的籌備主任池田，便改任爲顧問。楊某，因爲說得一口的日本話，所以頗蒙池田的青睞。但是楊某所吃虧的，便是舉不起筆來。幸而那位所謂副局長俞某，却倒會得寫幾個字，所以這二位漢奸正副局長，倒是十分相得。

在那時「地方維持會」雖然成立了。警察局址，也已選定了南門口被炸存的四間小屋子，開始辦公了。可是在全城之中，除了二百名左右的日軍，七個日本浪人之外，所有的華人，是僅只有三十餘人。而且這三十餘人，都是一式的在臂上纏着白布的，那便是說這三十餘人，都是他們自己人。因爲那時已把黃臂章，改爲白臂章了，除着這些人之外滿城找不出一個老百姓來，就是要找一個煮飯的廚子簡直也沒有找處。所以在那時的伙食，是由「財政局長」和「教育局副局長」二人担任的。好在

鷄鴨蔬菜之類，不難向城外居民逃避一空的鄉村中去捕捉採摘。白米更是易得。所以倒不用耽憂着斷糧。不過這種捕捉鷄鴨，採摘蔬菜的責任，却便是由「警察局正副局長」所負的。

除此之外，一天的工作，便是出外貼告示。這種告示，是由「維持會」秘書處所發來的。每天約在十張至八張之數。是由秘書處的二位秘書先生所手書的。發下之後，由「警察局的正副局長」二人，分頭的往城外各村中去張貼。那告示是「安民告示」，「命地方上的人民，速即回來。同時，并限期十天，若不回來，便得把房產土地等沒收，永不發還。」

此類告示，揭出之後，在寶山城的四郊，果然逐漸地發現着少數農民的踪跡。於是「警察局」中，便加多了一種工作，那便是戶口的調查。每天由「正副局長」，帶着四名日兵，往近郊數村中去查戶口，而在調查戶口的第三天上，在一個農人的家中，搜出了一個手榴彈，這個農人，和一個十餘歲的兒子，都在日軍的槍刺之下喪了生。他的老婆，給帶到了警部裏去，以後，便沒曾有過消息。

這一個消息，傳播了開去，附近五個村莊中，見着「安民告示」而回來的農民，十餘戶，便又都偷偷地逃完了。從此，寶山城內，以及城外四周，又沒有居民了。

在寶山城裏，真是寂寞透了頂。「公事」，既沒有，消遣，又沒有去處，但却幸而向未曾燒毀的房子中，找出了六副麻雀牌，於是大家覺得無聊時，便只有拉搭子打牌。因為在寶山城中，大家是絕對不談「消息」的。而在事實上，也沒有「消息」可談。所以前線的戰事如何，除了日軍和浪人，或許有一些

知道之外，任誰也都不會知道的。

過了這麼些時寂寞的生活，從某一天開始，却每天的由日軍解來着廿來個以至四十來個左右的「俘虜」。這些「俘虜」小的在十歲至十五歲之間，老的在五十歲以上。其中却一個都沒有中年人。原來這些都是寶山縣附近各村各鎮中的老百姓，因日軍的進佔，不及逃出，而被捕捉得來的。每有一批的解來，便由警察局正副局長，給安插在城內外的各空屋中，命為寶山的「人民」。

最初時所「俘虜」得來的，均為男性。到了後來，也有十五歲以上，至四十歲左右的女性了。這些婦女，也都是各地未曾逃出的難民。每有一批的解來，均由警察局給編號而留養着。若有自殺而死亡，或病斃的，均須詳細呈報備案。因為每一婦女，在軍營中，均有照相存備着的。每天得隨時來索取某號婦女，入營以供取樂。而被徵入營的，十個之中，得生還者，均只三四人。

寶山城中的「俘虜人民」，一天一天的增多着。雖然還是沒有市面，但是已是顯着熱鬧得多了。而「警察局」已獲得軍隊方面的同意，在「俘虜人民」之中，選出了十六人，充任警察。既有了警察，便有事幹了。要清理街道，便命警察上街去抓幾十個所謂「人民」前往清理。要搬運東西，便命警察去抓幾十個所謂「人民」前往搬運。任何事件，不拘是軍隊裏的，或是「地方維持會」的，都可無代價的支使老百姓。於是地方維持會中的漢奸們，不用自己煮飯，也不用自己洗衣，甚至於鋪牀疊被，也都有人代替了。因為在那時，每一「公務員」已有二個「俘虜人民」給當着勤務了。

該維持會初成立時，日方允許月給經費五百元。但第一個月所發下的僅只三百五十元，而其間日本顧問池田却獨佔了一百五十元。所以楊某之所得僅只五元。此五元可供打牌時作勝負之用。

自從有了所謂「人民」之後，一部分抓來充築路運輸等工人之外，其餘的一部，便撥往農田中工作。若有不從的或圖脫逃的，只須一紙「公文」，陪同解往日本營部去，不上一個鐘頭，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便號令在城門口了。

楊某在該「維持會」中，任「警察局長」五十天左右，繼之以閘北的淪陷，更得其舊主人木村的吹噓，竟被調任爲「閘北警察局長」。爲了需要，特給與出入於租界的通行之便利。因爲楊某，在日人卵翼之下生長起來的，所以日方不疑其會有貳心。不意楊某雖爲一目不識丁之苦力，對於國家觀念，倒還具有着相當的認識，自知在敵人之下當漢奸，將來是沒有面目，以見祖宗於地下的，所以憑着一紙通行證，於本月二日，進入租界之後，即日的回故鄉去，指天誓日的，不高興再去當出賣國家與民族的漢奸了。

（辛報）

一個漢奸的工作

丁士

在黃河北邊的一個小縣分裏，一回捉到一個漢奸，經過嚴刑的拷問，居然吐露了一些消息，不過他——漢奸——僅是內部不很重要的一員，也許所說的不十分準確，可是當時我曾「躬與其盛」，

從情節上看起來，有些地方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這縣的西角上，有一個新完功的炮台，爲保護計，上邊掩了許多石塊草堆之類的東西，平日除了看守的軍隊，去參觀探視的很少，而且也不准。

一天的下午，從別處來了一位陌生的人，瞧樣子似乎是商人，然而奇怪，他並不發售貨物，交易生意，每天只是來往的遊覽。行爲顯得那麼詭秘。

當他聽說附近有了一個砲台以後，就在一個上午，獨自跑到那兒去了，但是正在他拿照相機預備拍照的當兒，却被看守的軍士拿獲了。

起初，他怎麼樣也不承認他是敵方的特務工作人員，可是經過一陣嚴刑同勸誘後，他實說了，且發了些他們工作組織的梗概，最後他歎息着說：

——我雖然出賣了祖國與靈魂，然而這也是不得已的事！生活的壓迫，使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又一個下午，鄉人們在憤怒之下，把他活埋了。

漢奸的末路是悲慘的！

至於他所說的組織，是日本人的處長，管理一切活動，其下可分爲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刺探工作，專門在各重要地域，打探關於軍事經濟政治等事情的真相，而後急速通知總

機關處理。

第二是地形的測量及重要機關的調查，這種工作散佈得最廣，也最厲害，因為這一來，敵人的軍事行動，就嚴密便利得多了，所用的漢奸多半有普通以上的知識。

第三是宣傳誘惑及聯絡的工作，他們利用少數人的心理以錢財官祿爲餌，宣傳民衆，使其作種種活動，並且聯絡當地的土匪邪黨，以爲擾亂之用。

第四是擾動社會安定的工作，平空造出許多謠言，使人民同政府或其他團體，互生猜忌，他們便又從中虛偽的聲張着，結果使大家內部生了很大的破裂，而減少力量。

第五是藥務工作，這一種最容易看見，而且也最危險，例如把毒藥往井裏撒等等，都是這方面的，不過也很易防範，假使你略微的小心一點，便什麼事都沒有了。

第六是擾亂治安的工作，雇用一些痞棍之類，搗亂一切治安組織及設備，好使人民的信心，在根本上發生動搖。

第七種工作是實行破壞，凡是軍事的，交通的，經濟的工程組織，都加以破壞，這種工作他們認爲是最重要的，前幾天漢奸謀炸黃河鐵橋，就是這種工作。

上面的幾項，僅從一個漢奸那裏得來的消息，當然不一定正確，不過，從這裏看來，敵人是怎樣在處心積慮的對付我們啊！

（辛報）

漢奸詩人黃秋岳

風侶

以漢奸罪在南京被槍決的黃濬，別字秋岳，一字哲維。曾在京師大學堂讀書，人極聰明。後來在北京辦報，也有相當地位。因為他做舊體詩文很有功夫，和一般詩人詞客都有往來，且得名甚早，在十六七歲的時候，許多老詩人對他都很敬重。

他入行政院當秘書（那時是汪精衛任行政院長。當時汪氏對於文人很努力的吸引，如曹鑣衡、李釋堪等，都是那時先後任秘書。）任職數年，估不到秋岳在全國抗戰的時候，竟「將其職務內所管理之祕件，作為情報材料，供給敵人。」這真使人起「聊本佳人，奈何作賊」之感歎。

秋岳是陳石遺（衍）的弟子，從前他有七律兩首「寄石遺師漢上」，第二首云：「獨向迷塗念本師，稽天大浸欲安之。引瓶心井雖難涸，覓鏡霜顏已不疑。甲乙籤餘荷葉伴，薦于歌教柘枝兒。陸沈久信吾儕分，肯問神州付阿誰？」讀他的詩末兩句，真想不到他的結果是這樣。

他藏有王漁洋手批明刻鈴山堂詩選本，曾徵求題詠，陳石遺題云：「河豚有毒腴真美，孔雀雖華臍莫嘗。顏色平常風味薄，尚勞諸老費評量。格天閣下豚兒貴，偃月堂中隻字無。錯把冰山當冰雪，新城低首接新都。始終窠臼落明人，脛體唐詩尚隔塵。未免於情加惋惜，祇應清秀李於麟。圓海工詩說嬌情，虞山骨穢望溪評。休論出拜安妃日，少日何曾唱渭城！」漁洋論詩，對於嚴嵩非常惋惜，可是石遺此詩，

則對嚴嵩大肆抨擊，「少日何曾唱渭城，」直翻漁洋之案。可惜秋岳雖然聰穎，不了解石遺題詩的原意，石遺死後一個多月，便因做漢奸而父子飲彈，同歸於盡。要是石遺九原有知，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開得不久以前，秋岳和梁衆異李拔可夏映菴等，聯合刊印詩集，定名四家詩，後來拔可不加入，改名三家詩。這是傳聞的話，恐怕不是事實。因為秋岳在京任職，每星期六必來上海，在他的姨太太處住兩天，星期一返京。到了上海，常和詩人們往來談天，故有人說他三家詩的合刊。

南京的中央時事週報，近年來每期都有他作的花隨人聖齋摭憶，專談近代掌故，很有趣味。記得最近的前兩期，（八月七日出版。）他還從近日的華北戰事而追述漢奸及間諜等解釋，說得很詳細，怎知這些話全是他的自白，事實是如此，讀了又加增一種慨嘆。今特把他錄在後面，作為本文的結束。

秋岳原文云：

「幽燕烽燧，北望驚心。事勢之亟，四五年前已然，彌摻至今，不能免於相搏，亦意中事。此後併力制勝，在於當前，委蛇時日以修戰備之功，則究在疇曩。異時飲至論功，當有公言，唯此浩劫，爲可嗟悶。昔元人諭日本書云：「和好之外，無餘善焉，戰爭之外，無餘惡焉。」言簡意賅，三復詞令之妙，重爲愴歎。元師征日時，日本已利用間諜，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云：「當時兩國關係，雖極險惡，而日本商船之赴元者，仍不絕，日本利用此種商船，使弘安之役，被俘之宋人，潛作間諜，往探元之動靜，故得知一切情形。竹林

院左府記弘安六年七月一日條云，異國之事，近日其間候今年秋可襲來之由。」讀之可知彼早慣於勾買無恥施技刺探，卽世人所謂奸細也。案奸細又可作姦細，沈欒城詩，一朝姦細竟南奔，此指秦檜，攷宋元通鑑，翟汝文雖爲檜所荐，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爲金人姦細，是沈詩所援。覽此可知吾國與外族戰爭，恆爲奸細敗事。今日當先爲炯鑒。又按秦檜之爲姦細，乃由金派歸，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處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詞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又考，金國南遷錄，亦言秦檜始終言南自南北自北，可見此姦細乃金特以遺宋者，病在高宗實而用之耳。又晉書，樊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此却用奸字，按姦多作奸，因與奸通，嘗寇賊姦尤，注，刦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尤，故奸細作姦細，義較長。」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那麼，我們讀了秋岳此稿，便可以說「以文取人，失之秋岳」了。

（逸經等聯合旬刊）

敵人在華的間諜組織網

毓 君

說起日本間諜在華的活動，便使人想到荒尾精和樂善堂來，荒尾精是日本陸軍的中尉，他的對

華侵略狂，把他造成一個間諜人材。他於明治十九年奉參謀本部的委派，到中國來担任謀報武官，荒尾就到了上海來，第一步先和樂善堂的主人岸田吟香合作，利用樂善堂作間諜的總機關，以販賣眼藥爲名而深入中國內地，這是日本大陸政策侵略路線的準備，當時就立下了很大的功勛，迭受參謀部的嘉獎。同時，有許多無業的日本浪人，都被荒尾訓練成很有能力技術的間諜員。後來樂善堂解體，荒尾部下大多數間諜員便潛入東北去活動，作了最初的侵略先鋒隊。至於現在日本在華的間諜，雖不盡是荒尾這一支，但他們所採用的手段及活動方向，大體上是依據樂善堂組織系統而來。那麼，樂善堂可說是日本間諜的創始機關了。

日本的間諜，在中國各地是非常地活躍着；他們的活動，簡直是無孔不入。至其組織，大致可分爲「中央的」和「幹部的」兩大類：直屬於中央的間諜組織，是由參謀本部總務部節制；直屬於幹部的間諜組織，是由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和各地的特務機關長節制。中央的間諜，由參謀本部總務部直接派遣陸軍學校畢業生充任，完全是日人；幹部間諜的主要構成份子，包含有朝鮮人、台灣人、白俄人和中國漢奸，日本反占少數。中央間諜，散佈在中國各地，其名稱叫做「駐劄密探」；他們在中國內地，或公開經營商業，或作秘密行動，直接受東京的指揮和接濟，而與在華的特務機關取得嚴密的聯絡，他們的活動的效率很大，每人在某處工作了相當時間，即調往他處，或升任特務機關長。

特務機關之主要工作有下列諸端：（一）須記錄駐劄地軍隊的最近情形，如人數、軍備等，若有

變動，必須注意隨時呈報東京總務部及各地之密探。(二)須熟悉駐劄地的交通情形，一切新建築及電話電報的設置，均須時刻留意。(三)須詳查一切兵工廠及工衆情形，尤宜注意其設備管理及出品。(四)須詳查當地的自然資源情形，銀行及商業，亦在調查之內。(五)須詳查當地民衆抗日組織內幕，及民衆抗日情緒的狀態。(六)須盡力結交當地領袖人物及官吏，藉以認識其品性。

日本在華的特務機關，以關東軍的特務機關爲規模最大，土肥原曾爲其機關長，直至最近才改任了松室孝良。這個特務機關長是由參謀本部直接委派，他的權力很大，最重要的，就是一切機密的處理，他有主持的責任。

在幹部間諜中，有朝鮮人、台灣人、白俄人和中國漢奸及少數的日本人。朝鮮、台灣人和漢奸，所充當的職務，都是日本認爲次要的工作；祇有白俄才是幹部間諜構成的主要者。因爲白俄人充當間諜有以下幾種優勝的條件：(一)容易避免中國官廳的注意。(二)白俄人長期流浪中國，對於中國的情形熟悉。(三)能刻苦，不畏犧牲，並且他們都經過軍事訓練，有充分的軍事知識。因了這些條件，一些白俄人便作了對華侵略者的獵狗，他們不惜取得極少的金錢，而作最大的冒險；目前僞滿的間諜組織，大多數是白俄人主持，以哈爾濱爲中心地，已有很大的成效；在中國內地活躍的白俄間諜，以天津爲中心，他們的間諜工作網日益擴大，直接受日本特務機關的節制，並担任各種恐怖的行動，其主要的活動地帶有下列諸地：

(一) 西安——白俄人古得拉延哥，(前任奉天空軍教官)便是日本在西安担任間諜工作的主腦；工作人員有施司達可夫及坦柏爾格等數十人，他們和鄭州太原方面的特務機關取得聯絡，活動方向，無從知悉。

(二) 張家口——白俄人渡羅先可是個極重要的人員，他在張家口担任日本與蒙古新疆間的聯繫，他與蒙古王公相識，無論何人，祇要有他的簽字，便可自由入蒙；他不僅是日本的間諜，并且他同白俄人加勞新，都是謝米諾夫手下的密員，他們在張家口的任務，在勸告蒙古王公聘請謝米諾夫做教官以建立蒙軍，反對蘇聯。當綏東戰事發生時，他在綏蒙境內做了不少搗亂工作，平綏鐵路的炸毀，便是他們的功績。

(三) 北平——從前在北平担任間諜的白俄人，是謝米諾夫部下的佛利得蘭里，現在已由司比施尼夫代行，有白俄間諜多人，歸其指揮，聞與河北省保安司令，有密切的關係；此外尚有葡萄牙人哥山羅(日本特務機關外事問題情報員)亦彼此密切聯絡。

(四) 天津——受日人津貼出版的俄文亞洲復興報發行人巴司都興，是日軍部的重要間諜，劍橋路三號之巴弗洛維契，便是日本特務機關，俄國偵察部的主持人；他們有若干白俄部下，在天津進行秘密工作。此外尚有重要的間諜，如阿西波夫、密茨哈夫、維施尼司基、多夫曼、司羅加、昨夫、昨瓦、波托巴、乙夫、加拉密雪夫、烏特可夫、託克馬可克、特布奴可夫等等，皆供職日本特務機關及憲兵。

隊；這些傢伙，自認是侵略者的獵狗，他們公開活動於河北省內，以天津爲中心，進行種種陰謀。他們把仇日的學生當作敵人，并且常常慘殺無辜民衆，他們的殘酷和專橫，超越了日本的軍人。

（五）青島——在此處的白俄人，如永羅格拉多夫，見古列維契，巴弗洛夫，司特班洛夫等，均與日本特務機關勾結；他們不是純粹的間諜，祇是以出賣消息爲職業。

（六）上海——日本的白俄間諜，在上海潛伏者最多，白俄法西斯黨主腦柏爾明羅夫便是主持人，（前因黨務關係赴哈爾濱，現已常駐上海。）他如哈爾濱派來的恐怖團人員，如庶可夫，坦拉乙夫，結基刺夫等，均屬重要人物。此外，還有加明斯基，克利華奴契哥，克利司，巴弗洛夫，耶維丁斯基，莫拉夫司基，古興，蔡運克尼，哥列司尼可夫，波羅可夫，加蒂施尼可夫，哥羅密茨，貝克，克往洛利，凡斯基，司羅波夫，往奴西甯等，都是日本派駐上海的第一流間諜；今年東京又派來白俄間諜華度茲夫，岳獨諾夫人，担任另一種重要工作。——這些大間諜概歸日本上海特務機關長楠本大佐領導指揮。

筆者目前服務於戰時工作，在前天，由大世界難民收容所裏，查出一個白俄間諜中的中國漢奸，由該所主持人派員押送到我們總部裏來。除報告大概情形外，我們就開始用筆問答，因爲他是啞吧，（是否假裝，也無從驗出。）據他供述，自稱是貴州人，在閩北紗廠做工，由救護車救出的。態度的鎮靜，得未曾見過，他身穿藍布衫褲，面貌青瘦，身材短小，最可疑心的，在他鞋中，搜出了一封俄文的書信，內容雖無關緊要，但這當然可以說是間諜的重大嫌疑。——從這一件事實看來，可見這一次的抗戰區

的前後方，敵人的間諜的確是到處在活動。希望同胞們一致的嚴密注意！

（辛報）

日本的間諜

元生

提起頭山滿這個名字，大家的腦海裏，也許都還留着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他是土肥原的老師，也就是「黑龍會」的首腦。現在日本的少壯派軍人，大半都是他的門徒。如華北駐屯軍總司令香月，現任首相廣田等。他不但是個間諜大王，而且還是個暗殺大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東京的軍事發生暴動，這是他一手所包辦的，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完全由他策動的。前首相犬養毅，是他最知己的一個朋友。但犬養毅之被暗殺，也是出於他的命令。法國報紙說：「頭山滿的一生，都是一連串的冒險事業。」這話當然是很有理由。也有人說：「土肥原是他的得意門生，土肥原之能加官升級，全靠他一手提拔。」這個說素，假定是成爲事實的話，那麼，頭山滿在日本的勢力，也就可想見其一般了。

日本的間諜機關，錄用高等間諜，都有起碼條件：在中國人中，須要通曉日文的日本留學生，或生長在日本的華僑。（像日本通殷汝耕之類，在日人眼光中看來，的確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寶貨。）至於在他們的日本人中，則需要十分通曉中國語言風俗者。

他們也常利用日本和尙做間諜工作。因爲這些和尙對於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歷史都很熟悉。一二八前，商務印書館門前常有幾個和尙，行動鬼鬼祟祟，這就是一個明證。

除此以外，也常利用威脅收買的手段招募自己的代理人。在這個手段失去靈驗的時候，那就要採取特種的有效方法了。例如，去年日本在內蒙，曾用各種方法把德王勾結去做自己的傀儡，但不久又用同種方法去勾結沙王和其他內蒙要人了。後者雖未被誘惑，可是沒有過多少時候，他們就都「暴卒」了。

在中國的境內，現在到處都有日本的間諜，各地都在日本間諜羅網籠罩之下。即以上海說吧！最近公安局抓到許多漢奸，據這些漢奸的供詞，都說受日本人的主使。這就可證明日本的間諜，不但在華北活動，就是沿長江一帶，也未始沒有他們的蹤跡。

日本小學裏的小學生，都能知道中國的地理。中學生不但知道，而且能繪中國的地圖。大學生除知道中國情形，能畫中國地圖外，還明白中國內地的風俗習慣。他們很留意我們中國軍事的設備，以及文化的進步。最利害的，他們能知道東北各省中一個極小縣份裏的事情。譬如某鎮的警察所設在那裏，有學校多少，重要的工廠有幾個，交通方面怎樣，商業情形如何，這些，他們都一目瞭然。日本的大學生畢業後，大部份都有工作做。不是在國內參加侵華工作，就是在國外做間諜任務。像不久以前，日本派了一個森島到內蒙去，領導張家口的日本軍事考察團，這就是個大學生。所謂「軍事考察團」，不過美其名而已，實則還不是個十足不扣的「間諜機關」嗎？

日本在華北的間諜工作

王 聰

日本人究竟用了什麼手段，能夠迅速地侵佔了華北的無疑地，間諜被收買者，與那過去軍閥時代老早已見用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奸細，在這裏邊演了巨大的角色，特別是過去十年間就在中國設置了稠密的特殊代理網的日本的軍事，政治間諜機關『特務機關』。

『特務部』是一般熟知的在滿洲扮演過的那些角色，在滿洲人家叫他們做『軍事機關』。我們記得滿洲事件那一年，『間諜機關』的主幹，日本重要的靈感家之一，在中國的探險家，陸軍大佐，現在的土肥原將軍，就在他的崗位上，時而去瀋陽，時而到哈爾濱指導『大變革』奪取滿洲之後，一九三三年，土肥原爲着那種職務的履行便去北平，那裏，在他直接指導之下繁殖了抓整個華北的稠密的日本間諜網。

日本在華北的軍事，政治的偵探基礎被土肥原弄得愈加鞏固起來了，給他的後繼者，生徒，頂頂大名的和知大佐發展起來了。『這個人——六月里頭一個中國的新聞記者寫——是華北日本陸軍參謀部的第二首腦，他負責指導秘密的所謂的『特務部』的工作。他跟那全世界都還記得，曾經有一個時期排演過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腦髓』，尤其是實行把溥儀『綁』到瀋陽去，把他變成一個有名無實的偽國首腦，而此刻的心上却少了這類的『傑作』的『特務』領袖土肥原一樣。』

蘆溝橋事變的前兩月，在一切日本軍閥秘密的和公開的代理人之間特別顯得格外的活躍。據中國報紙上載：五月初和知大佐在天津召開了一個華北一切『間諜機關』的指導者及其支部的大會。這之後，過了兩星期的時光，日本軍事工作者和代理又在上海開了一個大會。這些會議引起中國報紙巨大的注意，五六月間，報紙上閃耀着特別的標題的論文和新聞記事：『日本的代理人爲什麼活動了？』『那麼多的日本軍部的人員在上海幹什麼？』

無疑的，在這些大會上，對於日本採取挑戰的那一新階段，從今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開始）的最後的預備方策已經商討好了。因爲這個關係，在中國的新聞記者寫了一篇有趣的論文，裏面引用了『間諜機關』的領袖們在天津會議上通過的幾個決定。

這篇論文中引用的材料，指示出在天津會議上已經決定取銷太原正式的『間諜機關』，而用廣汎的由於當地居民所組織的違法的 *Messengers* 來代替牠，除此，還要創設特務『附屬小機關』的連環圈，在毗連着山西省的察哈爾綏遠，河北，河南各部份。顯然，日本偵探巨頭認爲在冀察區以外有基礎……他們可以同那些反動勢力相勾結，藉此，間諜機關正好到地下室去活動。

在天津會議所製訂的大綱的第二部裏邊，附註着：『變更山西的特務工作，引進基本的場合中，詳細地闡明認爲目前形勢尖銳化的日本偵探的新的進程。

（一）特務須儘可能地繼續強化已保證着有迅速而有效的侵入中心的可能性的山西邊疆

縣份的工作；對於在極其軟弱狀態中的親日份子的行動實施刺戟。

(二) 必須徵集大批居住在華北其他各省的山西小商人；適當的預備之後，他們必須回到各人的故鄉去實行偵探工作。

(三) 必須擴大徵集不得志的政客、軍人，尤其要特別留心利用被退職的文官和被貶黜的武官，因於他們都是被當局凌辱的人，會提出自己現成的材料來利用的。

(四) 在已服從訓練的僧侶之間，須注意強化徵集，分派有效的工作。

(五) 在中國複雜的各種『政治的投機份子』與各種黨派的人員之間，必須強化徵集，留心幫助他們活動，因為這些人都有着他們自己有訓練的根底，可能把惡意傳進那摧毀着中國國民的聯繫的中國智識份子層中去的。

不用詳細地列舉日本軍閥這種有效的綱領的以下要點，因為他專有的犬儒主義的特徵由這些片段已表現得夠多了。特別注意這五點，就不難推想到：在『政治的投機份子』之下，和知大佐已理會着那第一流的中國的托洛茨基份子，真是『有良心地』在替日本帝國主義勞動。

爲着要把日本在華北的『特務』的特徵說周詳一點，還得補充一下：日本人廣泛地實行設置着許多各種各樣的從事於有效的偵探工作的正式機關，舉例來說，一般所熟知的庸報的偵探角色就有一個專門的『採訪部』；這一部的主幹是張申之，據中國報紙的斷定，他每月得日本人七千元。

的津貼。這一類的角色成就了一個名爲『遠東協會』的機關，專司中國官署的祕密暗號的獲得的活動。同天津公安局長私人有嚴密的勾結。對於這假如再補充一下：在中國正存在着日本廣大的配置得有自己的保護兵，警察的勢力，與無線電信局等等的領事網的話，那末，這一幅用祕密的偵探的觸鬚抓取全國的全圖是很明顯的啊。

不僅上述的日本偵探和武官的會議預告了一些日本軍閥有決心的步驟，還有許多起於一九三七年春天的事實也可以證明日本軍隊已準備好了對於中國的新的公開進攻。

在這個關係中，五月初旬，指揮關東軍的植田將軍在熱河有過一次意味深長的旅行，據中國報紙上說，他還去過察北。植田將軍去調解了在察哈爾的兩個日本走狗，德王跟李守信之間的不親睦，教他們準備目前的進攻。那時候，報紙上發表了一個關於從熱河到察北作爲未來日本進攻的預先準備好的根據地的各種軍備全部運輸的消息。還有一個消息，說是爲了這個任務的減輕，由日本人來建築一條從熱河的承德到察北的多倫的小軌鐵道。六月里頭，報紙上又載着一個消息：察北的運輸由一個駐紮滿洲的日本人的混成旅團管理。爲着集中必須的最低限度的力量來進攻華中，在滿洲還有一個地方和其他的軍隊的移動。

計較到一切未來同中國衝突瑣碎的細小事情的日本人，從今年春天起，就從平津區域實行猛力的汲取對於他們有着潛勢力的威脅的大批苦力和一切勞動大眾。自今年春天起，到五月廿一日

爲止，共有一萬六千五百個苦力被運出華北，給日本人用來做黑龍江省和吉林省各個角落里的軍事建設。

這一切日本軍閥在他七月的進攻之前所完成的準備，此刻是很難罄數的。無疑的，這種準備，經過一切的溝通，被日本在華北面前的普遍的優勢弄得非常之輕便的了。二十九軍自身必然得遭受日本軍隊的當頭棒，而實實在在地落進那些不僅用自己祕密的代理人，而且還用直到最後一霎時還接近着他（指廿九軍）的正式參謀來監督他的日本人的手中。

日本對中國的新的進攻確實早就準備好了，這是沒有任何懷疑的。打算用一個猛力的短期的打擊，用少數的軍隊，在最短時期內佔領整個華北（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在事實的完成之前責難中國政府與全世界的準備現在已經見用了。數多年來日本軍隊與間諜『有組織的嘗試』給了日本的將軍們一個相信自己的勢力的根據，但是，他們沒有顧慮到今日的中國已經不跟滿洲事件時的那個中國一樣了；在日本搶奪滿洲時期中，以驚惶與可恥的逃走爲『自榮』的中國領袖，現在正計劃着無論流血恐怖與賄賂均不能破壞的全民抗戰了。這精密地發掘着有備的日本人的陰謀，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本身創造嚴重的威脅。（蘇聯N 郭洛文作）（救亡日報）

日本在華之女間諜

毓君

日本女間諜在中國的活動。九一八前早已開始，她們承受了軍閥當局的指使，用了一種極潑刺的手段，來探取中國軍政外交方面的所有的秘密。據說，他們是著有成效的。在性的誘惑之下，過去就着實有人上了他們的鉤，無意中吐露了國情於彼。

在日本女間諜中，最獲得成功的，要算是美麗絕倫的川島芳子。她同許多北洋軍閥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且有許多外交方面的重要祕密曾被她盜取了去。有一個時期，她以北平東長安街北京飯店作爲活動之中心，九一八事變前後，她的活動就獲得很大的「功績」。（薄儀之被綁架而去，亦是她的力量。）直到現在，她還是很順利的活動着，隨時奔走於北平天津張北大連長春等地，幹過了不少戲劇似的工作。

同川島芳子同等重要的日本女間諜，是傀儡薄儀的妹妹鍾若蘭了。（她姓鍾，是因爲她一度嫁過姓鍾的。）她也有動人的色相，浪漫風流，擅長交際，且歡喜受一切的刺激。由於這種條件，她便成了一個幹練的女間諜。她在關內四年，時與平津軍政重要人物來往，冀察政委會方面的一切活動，她是無所不知的。運用着她狐狸媚的手腕，曾經獲得了不少的重要文件。去年春季，曾被平市當局發覺，即下令通緝，她非但毫不恐慌，且依然勇敢地進行她的工作。後來，她奉命去南京，住上了兩個多月，結果在下關被公安局偵緝隊捕獲。據當時報載，鍾若蘭被捕後，窮詰之下，發現重大事件之外洩者業有多起。在廣東福建間也有許多日女間諜的活動。廣州沙面和長堤一帶的酒店裏，時有她們的蹤跡，她

們活動的對象，是軍隊中的青年軍官及政府機關的次要職員。曾有一次引起了兩個軍官的爭風事件，遂爲廣州市警察當局所發覺，結果捕獲了四人。

（辛報）

廣州的敵人間諜

乃昌

廣州爲西南諸省商業政治文化的重鎮，自全面抗戰發動，說者以其密邇香港，敵人當顧念複雜國際危險的招來，或不敢有所舉動；孰知事實恰正相反，敵機襲擊的頻仍，竟非任何都市所能比擬。敵艦在粵海活動，亦至爲積極。而敵特務機關操縱間諜漢奸的活躍，情形尤爲嚴重。

當敵機夜襲市區，廣州城中竟有無數漢奸施放火箭火球，交輝天空，爲其指示轟炸目標。軍警當局及居民，目覩火箭亂舞，皆深怪漢奸之衆多。

漢奸有大小兩類。此輩施放火箭的小漢奸，都是一般普通愚民。他們大都不知道此爲有利於敵人的叛逆行動。因爲敵人的煽惑，確實太巧妙太陰毒，不能不使下層社會人民墮入圈套。

廣州內河有一種蛋民，生息於船上，生活殊苦，前此霍亂及流行性感冒，傳播甚速，敵人特務機關人員或化裝華民，或逕令漢奸粗曉醫術的，前往注射，裝着慈悲的面孔，不要取費。但待注射後，便對他們說：要去放火箭，否則便將發毒斃命，待放了火箭，再打一針便可消毒平安。

在另一處所的平民羣裏，又巧用新的欺騙技倆，他自稱爲防空處人員，假製徽章或證明書爲憑，

滿嘴抗敵愛國詞句，神氣活現，帶着訓令式的口吻，謂敵機一入市區上空，若人人施放火箭，則敵知我有備，必胆怯不敢轟炸。我們的可憐同胞，不察底細，遂大上當。

這類的小漢奸最占多數，明知故犯，自應嚴懲，不知而犯，違干法紀，却已成事實上的罪惡。結果或竟不得不去做真正的漢奸。他們頭腦簡單，一不作二不休，有幾個能夠毅然自拔？若初犯被捕，未致再為敵人所乘者，略經當局懲處，則自覺意識油然而生。一個失業的碼頭腳夫，年近五十，亦因火箭案被捕入獄，他說只放了一枝，得着一塊錢，挨了幾天的坐牢苦楚，太夠受了。原是不知為犯罪的行為，現在知道了，誰還肯喪心病狂。他的同伴還當作好玩的把戲，放了許多火球火箭，也多得了幾塊錢。早曉得要是這樣換來的錢，我們窮人就餓死了也不願幹。

他如鮮台浪人，則久為敵人所象養，客居既久，風俗習慣，形成土著。假稱原籍潮州或台山，皂白頗難分清，蹤跡所至，或窺探情報，或造謠生事，攪亂社會安寧，收買漢奸工作，多由此輩任之。其巢窟在中山縣、澳門、香港、九龍等地。現在我方檢查戶口甚嚴，旅館寄客，尤特加注意，故多晝來夜返，不敢過宿。

白俄在廣州僅三十餘人，亦為間諜偵探的一種團體，他們的技術，又是另一樣的方式。大抵假裝為別國僑民，和其他外僑來往，從中偵查秘密，或以商業事務為掩飾，與我上流社會人物交接，或自由進出內地及軍事要區附近暗繪地形，近經破獲，已大批驅逐出境。

奸商的競競謀利，貪着殘羹餘飯的便宜，尤為漢奸的一種來源。牠不只是商業貿易上的「奸」，

且爲過渡到政治軍事上的「奸」之橋樑。敵人利用奸商「唯利是圖」的心理，建立初步緊密的關係，進而則以利潤交換其間諜的情報。警察局負責人告記者，當盧溝橋事變前後，仇貨如怒潮澎湃，奸商活躍最烈，敵人則運用此種商業貿易的聯系，播植漢奸的細胞。迨當局嚴行取締，抗戰後仇貨亦漸減，危機始得消弭於無形。故奸商的存在，則爲軍事政治漢奸的胚胎。取締奸商，亦即消滅漢奸的一種根源。

漢奸間諜偵探的作用，其對於抗戰中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影響的嚴重，實不應忽視。現在羊城市內，火箭火球的施放雖已絕跡，實則此種表面工作，本屬敵特務機關之次要任務；着重的在於週詳迅速的情報。近日敵機轟炸廣九鐵路，完全是基於情報而實施，欲以打擊我們的後方運輸力量，間諜偵探的任務是與軍事戰略緊密配合的，敵人在廣東乃偏重於交通的破壞及後方的牽制搗亂，故其指使漢奸，一則偵查軍事運輸的祕密，二則企圖勾結土匪。

（大公報）

KBC

G

25

49

13